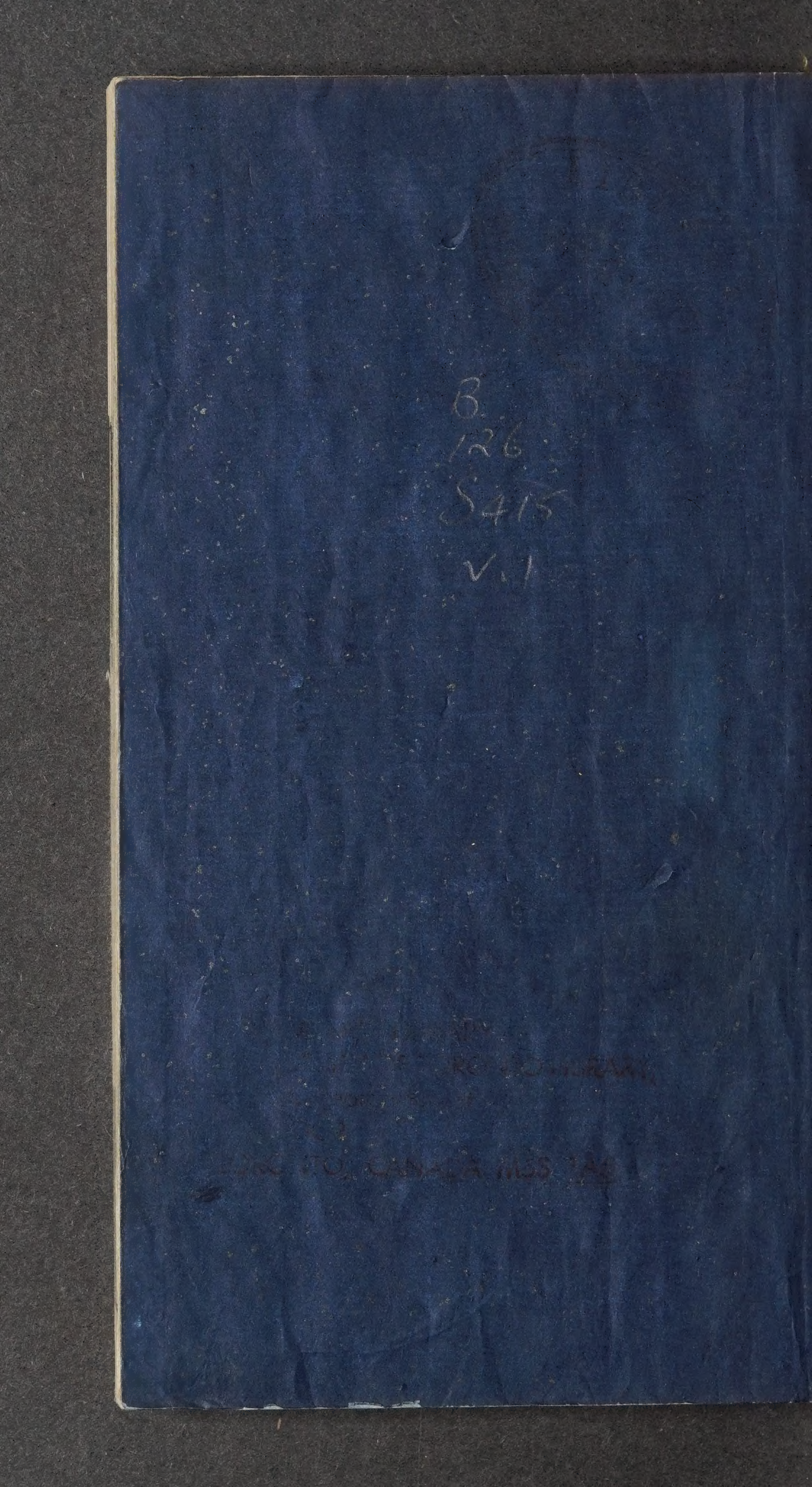

B.
126
S415
v.1

嘉慶庚申鐫

兩晉清談

盋簪堂藏板

兩晉清談序

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一書梁劉孝標從而箋釋之於是房許諸人從事晉史率用以成篇然自漢

魏以來遥搜博涉不獨典
午一朝之文獻亦不皆盡
采於正史也其後紀述日
繁如方嶽深雪偶談蔣津
葦航紀談馮翊桂苑叢談

錢康功植杖閒談陳唯室
步里客談鄭景璧蒙齋筆
談朱彧可談之類非不足
資考據要之單詞片語雋
逸者猶不若晉人清談之

出於自然天籟也吾鄉沈
孝廉景之先生為三迦名
宿著書等身然散佚者亦
復不少其輯成此書悉本
晉史庶幾擷英擬華閒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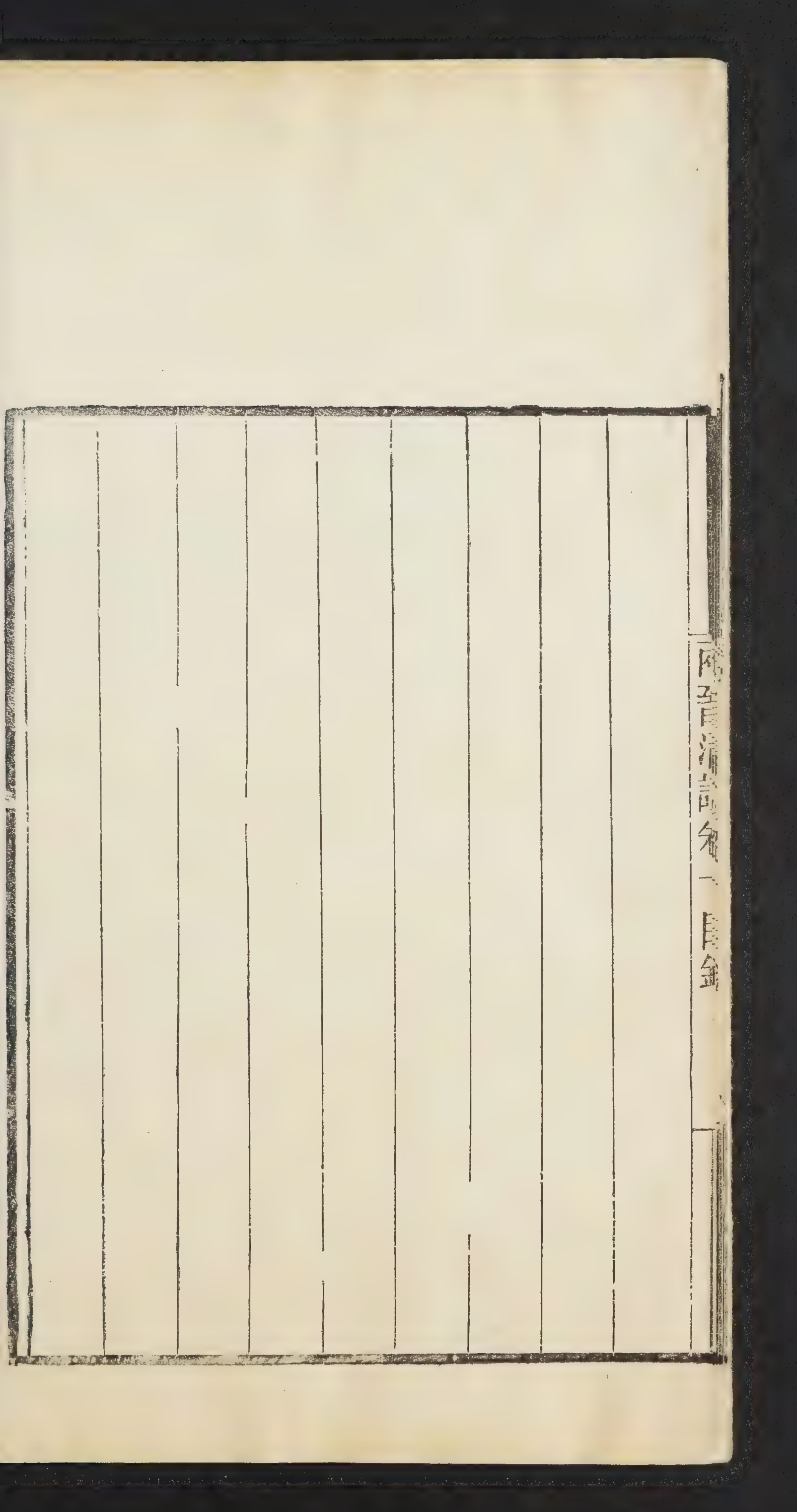
有得較之弇州之新語補似尤賸之令沈君作古余友張孝廉璇華秘篋中攜至汴以示余余乃丐徐明府尚之先生校其訛誤分

為十二卷付梓以公世之
好讀晉書者并紀其緣起
云歲在嘉慶庚申春華亭
王如金善香氏序

余邑剛衛鄉崇本書院十有四年書院間建自嘉慶　王太守匾額題曰乾隆甲戌余備志時載入府志至嘉慶庚申合觀察　王藁齋先生來守此土始克建書院眷即乃祖先生所設時山長亦即吾族人不可謂非風世固也　觀察屢潑雨多士將古而下士以所刻兩晉清談見示會黑突取將而正之將以段鑴　適余方詳宵左公數南巖備書閱索及竟須始形容龍

右書涉獵一過標識七十二條録請夫渠
就所任校仍抑以標　下問應懷耳時
嘉慶六年辛酉中秋後五日大興瞿壇
鄰自彭識於衡郡

兩晉清談卷一目錄



兩晉清談卷一

華亭王如金善香氏校

四友　宣帝爲魏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竒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

成國渠　宣帝與蜀相持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冶靑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國以充實焉

故鄉作歌　帝奉詔討遼東太守公孫文懿過溫縣見父老故舊宴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掃羣穢

還過故鄉肅清萬里總齊八荒告成歸老待罪舞陽

穿廣漕渠　魏正始三年三月宣帝奏穿廣漕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於淮北

大興屯守　宣帝擊諸葛恪于舒乃大興屯守廣開淮揚百尺二渠又修諸陂于潁之南北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

何鄧丁　魏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

廢帝不能禁于是與爽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

狼顧相　宣帝有狼顧相魏武欲驗之乃召使前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

增百官俸　泰始三年九月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祿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今在位者祿不代耕非所以崇化之本也其議增吏俸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

臨平湖開　咸寧二年七月吳臨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

盜發漢陵　建興三年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勅收其餘以實內府

胡蝗　建興五年秋七月大旱司冀并青雍等四州螽蝗石勒亦競取百姓禾時人謂之胡蝗

百六掾　初元帝即晉王位[illegible]參[illegible]奉車都尉掾屬

駙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

二榼共口　初元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帝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生元帝云

日近長安近　明帝幼而聰哲爲元帝所寵異年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异之明日宴羣僚又問之對曰日近元帝

失色曰何乃異聞者之言乎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七寶鞭　王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帝母荀氏燕人帝狀類外氏黃鬚敦故云於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曰去已遠矣

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留遂久又見馬糞冷以為信遠而止不追帝僅而獲免

郭璞讖　初成帝不豫庾冰以國有強敵宜立長君遂以帝為嗣制度年號再興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讖曰立始之際丘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丘山諱也冰瞿然既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至是果驗云

借人助運　升平三年詔以比年出兵糧運不繼王公已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運

竹格稅　寧康元年三月詔除竹格四桁等稅

酒勸長星　武帝晚年溺於酒色殆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耶

昌明　武帝字昌明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爲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爲名焉簡文帝後悟乃流涕及爲清暑殿有識者以爲清暑反爲楚聲哀楚之徵也俄而帝崩晉祚自此傾矣

天文志　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綿邈文籍靡傳至於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眛趙有尹臯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人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

繼爲史官著天官書以明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
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皇極論以叅往之行事及
班固叙漢史馬遷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
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衆說以著於篇

日薄　河圖占曰凡日蝕皆於朔晦有不于晦朔者爲
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掩日光也占類日
蝕

玉管銅管　黃帝以竹爲管取其自然圓虛也又云黃
帝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

毋獻昭華之琯以玉爲之及漢章帝時零陵文學
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又武帝太康元年
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
以玉爲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而漢平帝
時王莽又以銅爲之銅者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
風俗也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改節介然有常
似士君子之行故用焉

作準定數　京房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
準之狀如瑟而長丈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

之律九寸中央一絃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淸濁之節

五音　宮爲君宮之爲言中也中和之道無往不理焉商爲臣商之爲言强也謂金性堅强也角爲民角之爲言觸也謂象諸陽氣觸物而生也徵爲事徵之爲言止也言物盛則止也羽爲物羽之爲言舒也言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也

八風　八音八方之風也乾之音石其風不周坎之音革其風廣莫艮之音匏其風融震之音竹其風明

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景坤之音土其風凉兊之音金其風閶闔

十二律　陽六爲律謂黃鐘太簇姑洗㽔賓夷則無射陰六爲呂謂大呂應鐘南呂林鐘仲呂夾鐘凡有十二以配十二辰焉律之爲言法也言陽氣施生各有法也呂之爲言助也所以助成陽功也正月之辰謂寅寅者津也謂生物之津塗也二月之辰名卯卯者茂也言陽氣生而孳茂也三月之辰名辰辰者震也謂時物盡震動而長也四月之辰爲

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畢盡而起也五月之辰爲午午者長也大也言物皆長大也六月之辰爲未未者味也言時萬物向成有滋味也七月之辰爲申申者身也言時萬物身體皆成就也八月之辰爲酉酉者緧也謂時物皆緧縮也九月之辰爲戌戌者滅也謂時物皆衰滅也十月之辰爲亥亥者劾也言時陰氣劾殺萬物也十一月之辰爲子子者孳也謂陽氣至此更孳生也十二月之辰爲丑丑者紐也言始終之際以紐結爲名也十一月之

管謂之黄鐘黄者陰陽之中色也天有六氣地有五才而天地數畢焉或曰冬至德氣爲土土色黄故曰黄鐘正月之管謂爲太簇簇者簇也謂萬物隨于陽氣太簇而生也三月之管名爲姑洗姑洗者姑枯也洗濯也謂物生新潔洗除其枯改柯易葉也五月之管名爲蕤賓蕤蕤垂下貌也賓敬也謂陽氣下降陰氣始起相賓敬也七月之管名爲夷則夷平也則法也謂萬物將成平均皆有法則也九月之管名爲無射射者出也言時陽氣上升

萬物收藏無復出也十二月之管名爲大呂呂者助也謂陽氣方之陰氣助也十月之管名爲應鐘應者和也謂歲功皆成應和陽功收而聚之也八月之管名爲南呂南呂任也謂時物皆秀有懷任之象也六月之管名爲林鐘林者茂也謂時物茂盛於野也四月之管名爲仲呂呂助也謂陽氣盛長陰助成功也二月之管名爲夾鐘夾佐也謂時物尚未盡出陰德佐陽而出物也

卞氏女佳　晉武帝泰始中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

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妒惟取潔白長大其端正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

左芬　左芬少好學善綴文名亞於兄思武帝納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迴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

絳紗繫臂　胡貴嬪名芳父奮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旣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進退方雅

樗蒱傷指　胡貴嬪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於皇后帝嘗與之樗蒱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

五可五不可　惠賈后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旹初武
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
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
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
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勗並稱充女之賢乃定婚
始欲聘后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
衣更娶南風時年十五大太子二歲

城南少年　賈后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
外洛南有盜尉部小吏端麗美容止既給厮役忽

有非常衣服衆咸疑其竊盜尉嫌而辯之賈后䟽
親欲求盜物往聽對辭小吏云先行逢一老嫗說
家有疾病師卜云宜得城南少年厭之欲暫相煩
必有重報于是隨去上車下帷內簏箱中行可十
餘里過六七門限開簏箱忽見樓闕好屋問此是
何處云是天上即以香湯見浴好衣美食將入見
一婦人年可三十五六短形青黑色眉後有疵見
留數夕共寢歡宴臨出贈此衆物聽者聞其形狀
知是賈后慙笑而去尉亦觧意時它人入者多死

小吏以后愛得全而出

何如司馬家兒　惠羊后諱獻容泰山南城人沒於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家兒后曰胡可並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貴爲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遣妾爾時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于高門常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耳曜甚愛寵之生二子而死僞謚獻文皇后

未知帷房之事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淸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妬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

一夜齒生　成帝杜皇后預之曾孫也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

齒盡生

天公織女死　杜皇后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奈傳言天公織女死爲之着服至是后崩

杜姥宅　杜皇后母裴氏名穆長水校尉綽孫太傳主簿遐女太尉王夷甫外孫中表之美高于當世遐隨東海王越遇害無子唯穆渡江遂享榮慶立第南掖門外世謂杜姥宅云

崐崘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

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絶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中有一女當育二貴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會有道士許邁者朝臣時望多稱其得道帝從容問焉荅曰邁是好山水人本無道術斯事豈所能判但殿下德厚慶深宜隆奕世之緒當從扈謙之言以存廣接之道帝然之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

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崐崘旣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异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

孝感

王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性至孝早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于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

鮮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幙復以供母鄉里驚嘆以爲孝感所致云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抱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

見顧之重　武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當拜也祥曰相國誠爲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例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

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

顧之重矣

贈刀　初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

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

故以相與祥固辭强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

汝后必興足稱此刀覽后奕世多賢才興于江左

論語集解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初與孫邕曹羲

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

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輙改易之名曰論語集解成

奏之魏朝于今傳焉

相待如賓　何曾字頴考陳國陽夏人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之後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已南向妻北面再拜上酒酧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再三焉

曾閔荀何　何曾至孝司隷校尉傅元著論稱曾及荀顗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頴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

有能行孝之道君子之儀表也

日食萬錢　何曾性豪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見不食大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

日供二萬　何劭字敬祖曾子也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裘服翫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大官御膳無以加之

禮敬年爵　何曾孫機爲鄒平令性矜傲責鄉里謝鯤

等拜或戒之曰禮敬年爵以德爲主令鯤拜勢懼
傷風俗機不以爲慙
是吾輩人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
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姣無
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元信奉使
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元信
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
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决乃販鐵於鄴市市
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异之因與結交歎苞

遠畧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
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
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稍遷景
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
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畧夫貞亷之士
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
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
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
乃釋

後自能得　石崇苞少子也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
齊奴少敏慧勇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
不及崇其母以爲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

二十四友　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與
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二十四友

三事爲憾　石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蓱
萍虀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
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
所以答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

投之耳韭蓱齏是擣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聽蹁胼轅則駃矣于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后知之因殺告者

子貢去卿差近　石崇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名俱泰何至甕牖哉

孺子好相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嘗遊汶水之濱遇父老謂之曰孺子有好相年未六十必建大功

於天下既去莫知所在

執戟當門　羊祜都督荊州軍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頗以佃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戟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祜改容謝之遂稀出

二王當國　羊祜貞慤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紞之徒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儁辯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

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

將斬王戎故戎衍並憾之每言論多毀祜時人語

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阿童　羊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童謠曰

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

龍祜聞曰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

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濬小字阿童祜因表留

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檝爲順

流之計

必造峴山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立碑諱名　羊祜薨後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

頭因名爲墮淚碑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爲稱改戶曹爲辭曹焉

探金得鐶　羊祜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鐶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乃祜之前身

鑿墓　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祜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

河橋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於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

欹器　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

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
美號曰杜武庫言無所不有也

杜預頸　預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
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
及城平盡捕殺之

邵信臣遺跡　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
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
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修邵信臣遺跡
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

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刻二石碑　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左傳癖　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大蛇嘔吐　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吐聞者異之

置針坐氈　杜錫字世嘏預子也爲太子中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

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
自作過也
應為小兒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少好學有風操
八歲能屬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
詣徽者出則過秀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嘗使
進饌於客見者皆為之起秀母曰微賤如此當應
為小兒故也宣氏知之後遂止時人語曰後進領
袖有裴秀
禹貢地域圖　裴秀為司空以職在地官禹貢山川地

名從來久遠多有變易後世說者或强牽引漸以暗昧于是甄擿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唯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攷正準望亦不俻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

事實于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淸宇宙始于庸蜀深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攷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

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較夷險之異也

武庫五兵　裴頠字逸民秀子也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爲言談之林藪

先改權衡　裴頠通博多聞兼明醫術荀勗之修律度也檢得古尺短世所用四分有餘頠上言宜改諸度量若未能悉革可先改太醫權衡此若差違遂失神農岐伯之正藥物輕重分兩乖互古壽考而今短折者未必不由此也

崇有論　裴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倣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玉人　裴楷字叔則徽子也風神高邁容儀俊爽博涉羣書特精理義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

損有餘補不足　裴楷性寬厚與物無忤不持儉素每

遊樂貴楸取其珍玩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閒便以施諸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即以宅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



兩晉清談卷二目錄

兩晉清談卷二

華亭王如金壽香氏校

知人之鑒　裴楷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元云肅肅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

探策得一　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數多少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正容儀和其聲氣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

一以為天下貞武帝大悅羣臣皆稱萬歲

還坐復碁　裴遐字叔道嘗在平東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棊馥司馬行酒遐未即飲司馬醉怒因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碁如故他日王夷甫問之答曰直是闇當故耳

八裴方八王　裴王二族盛於魏晉之世時人以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王導頠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一臺二妙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拜尚書令學問

深愽明習文藝與尚書郎敦煌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此座可惜　初惠帝在東宮不慧衛瓘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發后會宴凌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遂不復言賈后由是怨瓘

四體書勢　衛瓘子恒字巨山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

曰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彷彿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

古文字勢　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倉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眞僞靡分大晉開元宏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本蓴祖本切以垂穎山嶽峩嵯而連岡蟲跂跂以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

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絃矯然特出若龍騰於川森爾下頹若雨墜於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鴈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酥懸羽靡靡緜緜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元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宜

篆勢　秦時李斯號爲二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

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複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撆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凌雲或輕筆內投微本濃末若絕

若達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員若行若飛跂跂翾翾遠而望之象鴻鵠羣遊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睹其郤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斌斌其可觀摛華艷於紈素爲學藝之範先喜文德之宏懿慍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頫仰舉大略而論旃

隸勢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卽令隸人佐書

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雇觀者以酧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輙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爲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今鉅鹿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爲選部

也魏武欲爲洛陽令而以爲北部尉故懼而自縛
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祕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
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
爲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篆鵠宜爲大字邯鄲
淳宜爲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
勢矣鵠弟子毛宏教於祕書今八分皆宏法也漢
末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
胡二家爲行書法俱學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
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

唯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宏體象有度
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
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
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
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
其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烟嶄巖嵯峨高下屬連
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
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
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

宣豈體大之難睹將祕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

舉大較而論旃

草勢　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后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踈宏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后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

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曁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唯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畧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

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員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嶮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䵟黈點黵狀似連珠絶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淩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挶枝絶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隴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彷彿若斯

珠玉在側　衛玠字叔寶瓘之孫恒之子風神秀異總

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與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及長好言元理其后多病體羸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

唯賢是與　衞玠先娶樂廣女先亡及至江夏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欽重因曰昔戴叔鸞嫁女唯賢是與不問貴賤况衞氏權貴門戶令望之人乎於

是以女妻焉

看殺　玠向建鄴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玠勞疾遂甚永嘉六年卒年二十七時人謂玠被看殺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改塋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舊好

神清　玠既卒劉惔謝尚共論中朝人士或問杜乂可方衛洗馬不尚曰安得相比其間可容數人惔又

云杜乂虞清叔寶神清時中興名士唯王承及玠爲當時第一云

鷦鷯賦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父平魏漁陽郡守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材以女妻焉華學業優博辭藻溫麗朗贍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詳覽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勇於赴義篤於周急器識宏曠時人罕能測之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

千門萬戶　華彊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

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對如流聽
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
子產

劍飛　華將遇禍見劍穿屋而飛莫知所向初華所封
壯武郡有桑化爲栢識者以爲不祥

載書三十乘　華富於文史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祕書
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
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
比

海鳧毛　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

龍肉　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蛇化雉　武庫封閉甚客中忽有雉雛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焉

石鼓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帝以問華

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爲魚形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豐城劍氣　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嘗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彊盛未可圖也唯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久矣唯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出六十位登三事當

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與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
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
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
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一曰龍
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
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艷發大盆盛水置劍
其上視之者精芒眩目遣使送一劍幷土與華留
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
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

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常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求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雷華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

乎

詠德賦　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見華一面如舊欽華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后作誄又爲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竝行於世

亭子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厠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與刺史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

曰卞公府掾之精者云何以爲亭子令郎召爲門下史百事踈簡不能周密令問卞能學不答曰願之郎使就學

八達　晉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字季達恂字顯達進字惠達通字雅達敏字幼達俱知名故號八達

議后銘旌　魏明悼后崩議書之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司馬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

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於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异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國稱姓

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尊稱皇后彰以謚號何待于姓乎議者或欲書魏此以天皇之尊同于往古列國之君也或欲書姓此以天皇之后同于往古之夫人也乖經典之大義背聖人之明制非所以垂訓將來爲萬世不易之式也遂從孚議

有魏貞士　晉武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司馬孚拜辭執王手流涕歔欷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及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南溫縣司馬孚字叔

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
素棺單椁斂以時服泰始八年薨年九十三
追鋒車　司馬望字子初時魏高貴鄉公好才愛士望
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數侍筵宴公性急秀
等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給追鋒車一
乘武賁五人
雪中玉馬　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發并州次於眞定
值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
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

體重八百斤　晉宗室保字景度體質豐偉嘗自稱重八百斤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無子薨年二十七

名兒爲䴵　韓延之南陽頴陽人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爲翹以示不臣劉氏

輙不釘棺　平原王幹字子貞前後愛妾死既歛輙不釘棺置後空室中數日一發視或行淫穢須其尸壞乃葬之

太子箴　齊獻王攸字大猷小名桃符爲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

地理創業愀道以安人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
子儲德既立邦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邇佞者國
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旦奭作傅外
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
嬴廢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
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彊漢輔弼
不忠禍乃及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
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譔言亂眞
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

恩修身以敬勿託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
廢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覩
安思存冢子思義敢告在閤

手刋其謬　齊王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借書必
手刋其謬然后返之

文籍先生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時魏高貴鄉公
好學有文引沉及裴秀數于東堂講讌屬文號沉
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及高貴鄉公將攻文
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

邑二千戶沉旣不忠于主甚爲衆論所非

冰炭不言　王沉爲豫州刺史下教懸賞以求諫言士

簿褚䂮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欵誠

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

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

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實不可以同

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

及其曾祖　荀勗字公會頴川頴陰人漢司空爽曾孫

也岐嶷夙成年十餘歲能屬文從外祖魏太傅鍾

繇曰此兒當及其曾祖

牛鐸諧樂　荀勗于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

勞薪所炊　勗嘗在帝座進飯謂在座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脚舉世服其明識

書博士　勗奏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

中經　汲郡冢中得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爲中經

列在秘書

省官省吏　時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勗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淸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淸靜致畫一之歌此淸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致刑措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

二荀優劣　勗生藩藩二子邃闓並有名明帝嘗從容

問王廣曰二荀兄弟孰賢廣答以闓才明過邃帝以語庾亮亮曰邃眞粹之地亦闓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

元會致敬　荀奕字元欣時通議元會日帝應敬司徒王導下博士郭熙杜援等以爲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曰天子修禮莫盛於釋奠當爾之日猶拜三老況今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事下門下奕議曰三朝之首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又至尊與公書手詔則曰

頓首言中書爲詔則云敬問散騎優册則曰制命

今詔文尚異况大會之與小會理豈得同詔從之

充閭之慶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父逵魏豫州刺

史陽里亭侯逵晚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

以爲名字焉

郭槐奇妒　充婦廣成君郭槐性妒忌生子黎民三歲

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

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病死后又

生男過期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頭郭疑乳

母又殺之兒亦思慕死遂無嗣

諡曰荒　充卒下禮官議諡博士秦秀議諡曰荒帝不

納博士段暢希旨建議諡曰武帝從其議

左右夫人　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

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充後娶陽

城太守郭配女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

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怒攘袂數

充曰刊定律令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

我並充乃答詔託言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

也而荃爲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
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毋丘儉孫
女皆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爲海内
準則乃爲李築室永年里而不徃來荃濬每號泣
請充充竟不徃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二
女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
羣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散充甚愧
愕遣黄門將宫人扶去既而槐女爲皇太子妃帝
下詔斷如李比皆不得還荃後恚憤而薨初郭欲

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為妃郭乃盛威儀而去既入戶李氏出迎郭不覺腳屈因遂再拜自是充出郭每使人尋之恐其適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氏二女欲令其母祔葬賈后弗許后廢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訓行於世

韓壽偷香　韓謐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父壽字德真

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曁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宴賓僚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言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幷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絶倫壽聞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唯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貢奇香一着人經月不歇帝甚貴之唯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

竊盜以遺壽充僚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閤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有盜因使循牆觀變左右白無餘異唯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

失充所在　充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帳下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充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忽睹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

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旣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女而不去又使庾純詈女而不改今吳寇當平女方表斬張華女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愼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女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衞府之勳耳終當使係嗣死於鍾簴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及是謚死

鍾下賈后服金酒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如所言人不可殺　楊駿字文長宏農華陰人自恃戚畹輔政不法公行宏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少而相昵直亮不回屢以正言犯駿珧濟爲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踈我我得踈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免乎

斫截布被　駿未誅時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　永熙中温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

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及駿居內府以戟爲衞焉

成此宅相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祖成此宅相

使守水碓二音　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樸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厲之事每

欲容才長物不顯人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為事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饑寒吾當助卿營之常振其匱之舒受而不辭

自知為公　舒嘗詣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為誰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而死舒自知當為公矣

不就之高　舒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

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慮竊不就之高以爲巳榮乎遂自課百日習一經對策升第

有如此射　舒爲後將軍鍾毓長史毓與參佐每射舒常爲畫籌而巳后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謝而嘆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

殺公掾　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旣下公輙喪

亡命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

能辭榮祿　舒爲事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衞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

踰城將母　李憙字季和上黨銅鞮人父佺漢大鴻臚憙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行累辟三府不就宣帝復辟憙爲太傅屬固辭疾

郡縣扶輿上道時熹母疾篤乃竊踰泣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其志節

破蜀必矣　劉實字子眞平原高唐人少貧苦好學手約繩口誦書遂博通古今時鍾會鄧艾伐蜀有客問實曰二將其平蜀乎實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

崇讓論　劉實以世多進趣著崇讓論以矯之畧曰昔齊王好聽竽聲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南郭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

吹可以容其不知因請爲王吹竽盧食數人之俸

嗣王覺而改之難彰先王之過乃下令曰吾之好

聞竽聲有甚于先王欲一一列而聽之先生於此

逃矣推賢之風不立濫舉之法不改則南郭先生

之徒盈於朝矣